

丁三編

抗戰中的郭沫若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丁
三
編

抗
戰
中
的
郭
沫
若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第一編 在廣州

- 一、播音之前……………二
- 二、盛會空前……………三
- 三、文化人聯歡會……………四
- 四、別要忘記回來……………六
- 五、公開講演……………八

1. 武裝民衆之必要(播音講演)……………八
2. 紀念「一二·九」鬥爭的二周年(在學生紀念大會講)……………一四
3. 我們有戰勝日本的把握(在救亡呼聲社講)……………一六
4. 克服三種悲觀(在港滬文化界聯歡會講)……………二〇
- 六、致華南的朋友……………二三

第二編 在漢口

- 一、談話記……………二六
- 二、訪問記……………二七
- 三、武昌「廣西學生軍營」之講演……………二九
1. 日寇之史的清算……………二九

第三編 在長沙

- 一、迎沫若(田漢)……………三八
- 二、歡迎會上(羅嵐)……………四一
- 三、大會紀詳(岳蘭)……………四三
- 四、在長沙(田漢)……………四九
- 五、文抗會演詞……………五四
- 六、對於文化人的希望……………五四
- 六、長沙哟，再見……………六一

第四編 最近言論

- 一、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六四
- 二、飢餓就是力量……………七二
- 三、日寇殘酷心理之解剖……………七五
- 四、魯南勝利之外因……………八一
- 五、再建我們的文化堡壘……………八四
- 六、紀念張一廔先生……………八五
- 七、在天空中寫的壯快詩篇……………八七
- 八、把精神武裝起來……………九〇
- 九、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裏去……………九四

附錄

- 一、病中的郭沫若……………一〇二
- 二、懷外子郭沫若……………一〇八
- 三、關於郭沫若夫人……………一二三

第一編
在廣州

一 播音之前的郭沫若先生

汽車停下來了，郭沫若先生被好些穿黃色軍服和攪青色制服的青年攔阻住，他們嘴裏低叫着一些什麼，似乎向郭先生有所盤查，但是，不，那班青年手裏不是端着自已的名片和紀念冊要求自己敬仰的人題名麼？他們的表情嚴肅而懇切，眼睛充滿敬慕的神色，一直跟到休息室來。

郭沫若先生年紀有四十多歲，身體壯大，腦頂很寬，臉孔和藹可親，常做出沉默的微笑，好像時時刻刻都準備掏出自己全部的熱情來。

和郭先生同來的有吳履遜先生，歐陽山先生和草明女士。到達了休息室，青年人已經擠得滿滿了，播音台的一個職員熱烈地握着郭先生的手說，願意他們有愉快的再會。在這擠得滿滿的小房間裏，空氣是很令人感動的。在這寶貴的幾分鐘內，名片和紀念冊又再次在桌子上面出現了，郭先生默默提起毛筆，一連寫了好幾個本才有空坐下來，快樂而談諧的吳履遜先生跟着說：「警報解除了。」大家哄然笑了，這才意識到嚴肅之中還有快樂的存在。

那些紀念冊當中，有一個寫着：

「歌出民衆的心聲，使前方戰士發揚蹈厲」——那是很叫人興奮激昂的，而且對於播音台的工作方針方面，可算一種極好的建議。

在許多熱烈的歡送的眼光中，郭沫若先生穩健地踱進播音台，作他對於日本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分析去」……

二 盛會空前的郭沫若茅盾演講

廣州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於六日午后二時，假座知用中學禮堂歡迎茅盾，嚴諤聲（小記者），薩空了諸文化界先進，在開會之前，會場早已座滿，後來者只擁擠在會場門口。迄至開始，來者不絕。嗣將一部分聽衆請至台上，方進行演講，在演講之前，全體起立唱「全國總動員」，接着是「八一三」歌詠團唱「青年進行曲」，唱畢，由林煥平先生主席，致歡迎辭，又因茅盾先生等不能說廣州話，特請歐陽山先生翻譯，茅盾先生站在作家的立場，指出抗戰以來文藝界已能加緊團結。在作品形式上，也能善於利用，以利抗戰。期望大家寫報告文學，再求大衆化。青年作家寫作要大胆，但需要自我批評！同時指出：抗戰以來，文藝界批評少，現在需要批評。最後勉勵大家不論有無印刷便利環境，都須努力寫作。

不過必須大衆化。嚴謬聲先生講，從事救亡工作，應具偉大精神，但同時更需要平常的姿態和方式，以便大衆跟着起來。再要認救亡工作爲權利，不是義務。最後，期望文化人能使文化成爲人人享用的東西才好。陸空了先生講述「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發起成立以及在抗戰中工作經過情形。指出優點和缺點，足爲各地救亡工作的借鏡。三位先生演講，聽衆一貫傾注熱情。每位演講前後，均掌聲雷動。最後由主席代表致謝詞，全體合唱「義勇軍進行曲」散會。

嶺南大學生自治會於六日上午十二時，派代表四人，歡迎郭沫若先生到該校演講。地點在該校禮堂，全體師生出席，講者聽者皆餓着肚子，然嚴肅振奮之氣，充滿會場。講詞要點，說明：抗戰愈持久愈展開、與我國愈有利，現在我已達到消耗目的。再能「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民衆運動澈底開放，則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被打倒。

三 滬港粵文化人聯歡會拾零

四日下午七時，新亞酒店西餐部樓上聚集了三十幾個文化人。他們在歡迎那些剛從上海來的朋友呢。到的有郭沫若，茅盾，葉文津，林林，汪馥泉，楊邨人，姜君辰，林煥平，黃

慎之、態琦、張謇、尙冠武、蔡楚生、費穆、夏衍，茅盾夫人、羅叔章、陸空了、嚴謬聲，吳永剛、郁風、草明、歐陽山、黎明健、吳履遜等。首由葉文津先生起立說說這個聯歡會的意思，跟着請茅盾先生演講，茅盾先生儀容依舊，敵人的兇狠的進攻，并未叫他受到什麼影響，精神反而興奮起來了。他說他從上海到香港之後，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從香港到廣州就不同了，好像到了祖家一樣（現在茅盾先生可說是有家的了）。廣州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活躍與緊張，使他得了無限的安慰！他也說及上海的情形，淪陷的民衆在怎樣關心戰事，在一星期前，他們還相信中國軍能在廿六年內可收復失地，文化界也在艱難困苦中出版刊物，進行救亡工作。從北戰場歸來的費穆先生解說前線情勢復詳纏，他說平漢線的戰事實使人失望，但燕趙一帶的民衆都起來了，組成的游擊隊人數有一百萬之多，至於北戰場，現在可算是平靜無事了。蔡楚生先生以爲香港可以成爲全國文化中心，他又覺得文化人應加緊團結，因爲集體的奮鬥比個人的奮鬥強多了。立報記者聞譚先生說商界也以集團行動抗敵，並已與香港取得密切的聯絡。蘇滬各地許多商會都沒有被敵人所利用；有些人覺得那些平常很馴服的人現在變成漢奸了，非常詫異，嚴先生以爲那些有奴隸性根的人，對那一個主人都同樣馴服，平常不馴服的人現在倒還可以幹幹救亡。大家都鼓掌同意這句話，這時候汪馥泉先生熱心地，很快活地按着各人的座位派送復刊後的救亡日報，然後才安安心心吃他的雞腿。

薩空了先生特意跑到廣州來聽空襲警報，因為他在上海和香港都沒有聽見過，他因為沒有聽見過空襲警報而感到慚愧。他又覺得目前中國對民衆，尤其是對外的宣傳更爲重要，無論在文化方面，新聞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宣傳，文化者應該切實負起責任來，羅叔章先生報告失陷後的上海婦女救亡工作，他說上海的婦女團體，失陷後比失陷前更團結鞏固了。她覺得廣東的婦女界應加緊團結，並要與一切部門的救亡工作合作。後來歐陽山先生報告廣東文化界情形，從「黨政軍」，「婦聯會」，「市抗會」一直說到最近成立的「文救」緊張工作情形，他覺得廣東人做事有浮燥空虛的毛病，一方面固經濟關係，一方面因各種關係，希望許多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先進，給廣東人以一種援助，使廣東人變成沉着、充實，最後汪馥泉先生報告救亡日報從上海搬到廣州的諸種艱難困苦，汪先生說話質樸誠懇，很使人感動。

大家都吃飽了，話也講得不少了。還不願分散地散開成許多小堆，絮絮地談着離開餐室。

四 別要忘記回來！

「郭沫若先生，別要忘記回來！」——

一月六日全廣東的民衆都戀惜地，沒奈何地有着這個的要求！

下午五點鐘，行李從新亞七樓陸續搬運到車站去，許多熱心的朋友在忙碌着，郭先生今天特別不愛說話，沉默着，和藹地，不住伸出他的壯大的，熱情的手，作着無言的離語，幸虧李煦寰和吳履遜兩位豪壯爽快的先生在側，講了許多令人快樂的話，這才使離別的氣息減小令人難堪的成分。到了車站，才五點多鐘，因為沒有這麼快開車，大家站到路廊來，葉先生拿出他的攝影機替歡送的和郭先生輪流拍攝，自然，郭先生和于女士大家爭着，大家要和他們站在一起。把在分別前一秒的那種快樂攝進影機裏。關於工作方面的，身體保重方面的話不斷地，但是殘缺地在送行與遠行者的咀裡出現，他們心裏感到煩燥與焦灼，不知應該怎樣把自己的情緒壓抑，於是有些人便茫然地站着了。一些人話越說越多，但覺得沒有一句是能夠很恰當地表達出自己的情緒的。大概六點鐘左右，郭先生，于女士都走進車廂裡去了，但送行的怎肯離開車站呢？郭先生走上車後，更不願意說話了，車廂裡和車廂外的手頻頻地，緊緊地握着，好像你想拖我上去，我想把你拖下來的樣子，話語還在交流着，但是零亂的，散漫的，誰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車慢慢顫動了，在一陣緊密的握手之後，義勇軍進行曲在人羣裡浮動起來了！

「我們在廣州再會！」

「我們在上海再會！」

「我們在北平再會！」

車雖然是慢慢地向前開動了，但郭先生當會隱隱地聽得見：「郭先生，別要忘記回來！這句話吧。」

五 公開講演

1, 武裝民衆之必要

(播音講演)

兄弟在十二年前是到過廣州來的。那時候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兄弟參加了總司令部政治部，便跟着軍隊一道出發到前方去了。北伐以來，轉瞬就已滿了十二年，在這期間，兄弟在日本足足亡命了十年，一真到今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在七月尾才脫離了重重的監視，從日本跑了回來。在上海住了四個月，從事於救亡的文化工作，不幸在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了。上海的救亡工作人員都受着敵人的壓迫，先後離開，兄弟也是在十一月廿七日離開了上海的。直至現在沒有想出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又回到了十二年前住過的廣州來，在我自己確實地就好像回來了自己的家鄉一樣，十二年前的老朋友會見不少，然而也有不少的老朋友是已經分散了，或則以經戰死在沙場或則已經爲文化、思想、主義，而犧牲，把自

己的寶貴的生命，寶貴的血液，獻給自己的祖國，獻給自己的民族去了。回想起這些事來，在兄弟也確確實實地是慷慨無益，自己都禁止不着眼淚要在眼眶子裏洶湧。但是，現在不是我們可以感傷的時候，不能讓我們沉沒在懷古思舊的那種情調裏，現在是我們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國難的確是臨到了最後的關頭了，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對於日本的抗戰，已經有了整五個月，這五個月的期間，我們的軍事行動，確建立過好些可以驚人的殊功，前敵的將士也表現出了不少的可歌可泣的壯烈的行爲，爲我們民族的歷史增加了無數的光榮的篇頁，然而從整個說來，我們這次的抗戰，都還沒有做到真實的全面抗戰的地步，一切的政治機構與社會運動。和前方的軍事行動配合不起來，因此我們前方的初期的軍事勝利，也就未能確保，這是我們應當引以爲最大的遺憾的。華北的軍力上的情形，我不大明瞭，但關於上海一方面的東戰場的情形，我是比較明白的，有許多事情因爲要顧存着軍事上的機密，在當時上海所不能講的話，現在可以拿來講了。在九月初頭上有一次，我從上海到崑山訪問陳總司令辭修先生，無意之間也碰着了我們的馮副委員長。馮副委員長他親自對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爲什麼北伐的時候，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在前面作戰，後方老百姓便挑茶担水、送菜送飯、做嚮導，辦運輸、担任救護、報告敵情、非常的殷勤，爲什麼我們這一次和日本作戰，我們的將士在前方浴血抗戰而後方的老百姓都非常冷淡，比較更接近前方的更幾

乎逃來一個精光，就想要拉夫都拉不得，而且只剩着一些漢奸在那兒活躍，這到底是什麼道理？馮煥章先生對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相信那裏面的道理，他自己已經是明白了的，是他故意提出來提醒我們注意，同時更有意要叫我提醒大眾的注意。因為他叫我造篇文章把那道理問明出來。其實這道理是很明白的，想來大家都知道，不過有的不便說，有的不好說出吧了。但是這種客氣，這種有話不說的客氣，我覺得很是危險的現象，國難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後此都還要客氣，大家都要明哲保身不肯得罪人，大家都抱着一個「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那樣豈不是甘願要把國家整個送葬嗎？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化除客氣，一方面「集衆思，廣公益」，一方面要「心所謂危，不敢不語」。大家開誠佈公地，有話大家說，有禍大家當，然後我們的國難，才可以得救。現在我們請說到馮煥章先生所提出來問題吧。北伐的當時，爲什麼民衆運動與軍事行動能夠打成一片，而目前對日抗戰，民衆却和軍隊配合不起來，反而只剩下一些漢奸活動。這道理是值得我們現在來把他揭穿的。因爲十年來的政治活動，便在這兒得到了它的一個具體批評，而戰爭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同時民衆運動有絕對的必要，在這兒也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着。在北伐前的民衆運動是立在民衆本身的利益上，而具有着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當時從事於民衆運動的指導者們，過的都是很苦的地下生活，是一般人所稱爲「左派」的革命份子，那時的革命標幟在社

會上要剷除土豪劣紳，在政治上要肅清貪官污吏，在軍事上要打倒軍閥。這些都關於民衆自己本身的利益，民衆本着自己的利益要求來參加行動，所以在極短的期間之內，便使北伐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然而在北伐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以後的政治動向是怎樣了呢？在這期間不幸的是兄弟本身在海外亡命，對於國內的情形，不十分明瞭。然而從朋友方面，從許多事實根據，也畧畧知道這個動向的一個大概。在北伐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不幸的是革命陣營內發出了裂痕，因而更發生了摩擦，于是一時爲了革命勢力所制服着的土劣貪污軍閥殘餘的一大羣，又搖身一變混進了革命的陣營，在不識不知之間，運動的大綱領掉換了。把民衆的利益換爲了官紳的利益，把民衆的解放，換了民衆的剝削，而且變本加厲，土劣的比北伐以前更加貪污，貪污的比北伐以前更加貪污，十年來的政治動向，就是在怎樣來制服那些所謂「左派」份子，殺頭的殺頭，投獄的投獄，逐放的逐放，稍聰明一點的人也就不敢再說話了，民衆失掉了正當的領導，自然也就沉默了下來，就在這期間，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得到了機會，不斷地來進攻我們。「九一八」事變以來，已經六週年，我們年年受着日本人的侵畧，算也漸漸地覺醒了起來，大規模的內部摩擦算是停止了。形成了目前的「共赴國難」的精誠團結，這實在是國家民族的最大慶事。然而有許多事體積重難返，例如：十年來的專門制裁「左派」的民衆運

動，因為種種關係，使一時糾正不過來。民衆深切受着這十年來的教訓，北伐時所發出的革命標語并未兌現，而且失掉了他本身的利益，失掉了他應有的指導者，受着重重的束縛，你教他怎樣能夠起來担负全面抗戰的任務呢？十年來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我們並不敢說毫沒有真正的革命志士，然而多數的機關爲土劣份子所把持，使有爲的志士，一毫沒展，這似乎也是事實。土劣份子脫掉制裁，在平時作威作福，魚肉民衆，在戰時不是望風而逃，便是又來搖身一變，成爲漢奸。漢奸遍地都是，而且潛伏在相當顯貴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上，這些都是事實，而同時也就是民衆未能盡量起來抗戰的理由了。淞滬抗戰的初期，陳辭修先生曾經告訴過我：說他到了蘇州，而蘇州的縣長先逃了。到了崑山，崑山的縣長也先逃了，凡是我們軍隊到的地方，總是不容易找着黨政當局來接頭的。在坐鎮浦東幾個月的張總司令向華先生，也向我說過同樣的話。這樣的情形，你想軍事的勝利怎麼能夠長久保持。民衆的力量也怎麼能夠起來？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現在把這些往事提出來，也並不是存心想責備誰。但我是希望我們大家都明瞭了這個缺憾，我們大家便應該急起直追來補填這個缺憾，所謂「亡羊補牢，並未爲晚」。更何況我們的羊還並未亡掉。我們的抗戰雖然經過了四五個月，其實還僅由序幕戰而達到主力戰的過程，以後我們抗戰的時期，應該還是相當長遠的，民衆運動要和軍事運動配搭起來，才能保障軍事的勝利，北伐的成功已經告訴了我們，

現在是我們應該恢復北伐時代的政治綱領，尤其是把民衆運動徹底解放出來的時候了。徹底解放民衆運動步驟，我覺得最先應該化除一切黨派的成見。在目前是只有一個中央，在努力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總標幟之下，從事救亡運動。在這情形下不應該再存絲毫黨派的見解，存一個彼此提防的那種私心的，所謂「精誠團結」，我們要真正正地做到，實在的，只有彼此真正的「精誠」然後才能夠真正的「團結」。在國家之前沒有黨派，在民族之前沒有個人，我們應該大公無私。努力救亡圖存，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

其次是應徹底開放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目前除掉漢奸理論，漢奸集合之外，在救亡的大前提之下，民衆的自由是應該充份允許的。要允許民衆運動的自由，自然就先要廢除妨碍民衆運動自由的那些障碍社會上的土劣，官僚中的貪污，應該加緊的加以制裁，應該把官紳的利益置換爲民衆的利益。官吏本來是人民的公僕，這層意識是應該加以醒覺，尤其必要的，在目前是應該武裝民衆了。目前我們在前綫上抗戰的士卒，傷亡頗重，須得有多量的預備隊來補充，非把各地的民衆武裝起來，這在兵員補充上就要發生障碍。尤其是敵人深入了之後，我們除正面和他作主力戰或陣地戰之外，在敵人的後方應該利用游擊的戰術。所謂「奇正相因」，我們才能容易制勝，在這兒上海的失陷是一個殷鑑。因爲上海四週的民衆沒有充份地組織得起來，這已經使我們的初期的軍事勝利未能確保，而在敵軍深入之後，我們的

民衆，也因為赤手空拳，無法打擊敵人。後路，聽說浦東一帶的敵兵，剩下的只有幾十個人，而我們的十幾萬民衆是在少數的漢奸傀儡之下，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的。這事情說起來實在可以令人痛心。假如我們的民衆有了組織，敵人決不敢輕易地長驅深入。假如我們的民衆已經武裝了起來，便可以充份運用游擊戰，打擊敵人的後路。因此我覺得這武裝民衆是再也不能遲緩的事了。廣東現在雖然還是後方，但因為是沿海同省份，而且種種經濟上又是頂重要的，幾乎是唯一一個海口。因此這兒是敵人所注目的地方，隨時都有成爲前方的。現在敵人已經天天都來轟炸，在什麼時候他還要大舉來犯，那時誰也不敢斷定的。因此我覺得武裝民衆的事情，在廣東尤爲必要，而且廣東是革命的發祥地，民衆是有過組織經驗的，組織起來比別地方應該更容易。還有廣東鄉下所散存的槍枝很多，據一般人的估計，約在八十萬以上，這要使民衆武裝起來也比較容易，別地方的民衆即使要武裝，因為武裝的缺乏，一時也武裝不起來。事實上別地方的軍隊有好多連武裝都是不充份。廣東的民間有這樣多散存着的槍枝，正應該趁早的活用起來。使他在救亡運動上發生力量，這應該一刻也不容緩了。敵人未來時，前方需要戰士的補充，敵人既起來，後方需要游擊戰的執行。這些都昭告着我們有武裝民衆的必要。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廣東民衆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國家處到最嚴重的關頭了，我們應該充份地發揮我們的力量，保衛大廣東，保衛大中華民國。